



易裕厚

# 湘江边的旧书摊

## 弘征的“印缘”

马立明

弘征先生的“印缘”，是叙述他自小爱好篆刻以及后来当编辑业余治印、并与印坛师友的一些故事。

“印缘”一篇，收入在他近年出版的《文史艺漂》一书中。我——同样作为一名编辑同样爱好篆刻，读来十分亲切、感人，并颇获教益与启示。

“印缘”中说，家里因是个旧式读书人家，故藏有图书、古砚、印章、印石和刻刀等，于是在大人不注意时就偷偷地进行。这样磨了又磨，刻了又磨，不知刻掉多少“普通”或“值钱”的石头。

那时，弘征有个比他大七八岁的县城朋友，能刻会画，水平自然比他要高。他很羡慕这个朋友有个别致的雅号：“云谷山人”。我取个什么名好呢？于是两人一合计，他给自己取了个“资西山人”的别号（因家居资江之西）。然后，弘征便刻于印。

这时的小弘征，年纪不过九至十岁，完全是以“兴趣”为师，篆刻为主。至十一岁，父亲才发现他有这门爱好，于是正儿八经地告诉他什么是“冲刀”？什么是“切刀”等一类基础知识。

解放时，弘征年满十二岁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他为亲友、师长刻过一些私印，也为当时的一些乡村干部刻过些“官印”。再后来，由于离开家乡出来读书、教书，进工厂，加上迷恋写诗，于是把这门费时费力又费钱的“印事”给放弃了。

真正又再拾起石头拿起刀重操旧业刻印时，那是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前后了。这时的他，开始在出版社当编辑，职业的需要和文艺界的联系，使他与上海的钱君匋、长沙的黎泽泰关系更加密切。钱、黎二人，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篆刻大家。弘征先生能抓住时机，不时地向他们讨教。通过两个名师的指点和几个春秋的努力，刻艺猛长。也是“艺高人胆大”，这时期的他免费为艺坛前辈林散之、费新我、黎雄才、黄永玉，以及黄的弟弟黄永厚等人治印，得到的回报不是褒奖就是他们的作品。弘征兴奋不已。

这些年，我也多次去弘征老师府上拜会，一是请教，二是请他题写。在他家的客厅、书房和过道上，几乎都挂满了这些名人的书画赠品。如楚图南、刘海粟、钱君匋、秦晋生等人的书法，黎雄才、关山月、赖少其等人的国画山水、花鸟等，真是让人赏心悦目！

1985年，弘征先生的第一本印谱《望岳楼印集》在香港出版，时年八十岁的沈从文为他题写书名。本印集共汇集作者多年篆刻一百多方，题材有当代名人用印、诗词名句、格言警句、书画印章等。这些印章，字法讲究疏密、聚散、对比、揖让；刀法冲切自如，爽利生辣，浑然天成；章法从简而不用繁，故每方印疏朗简朴，奇崛多姿，金石之气冲溢其间。当西安老诗人戈壁舟得到他的印后不无赞叹地说：“很奇怪你为什么不用挂牌刻印？”齐白石的爱徒、著名画家许麟庐在收到弘征先生为他所刻的名印和斋印后即复函：“老兄所铸之印，从章法刀法拜观，海内大家，不为之虚也。……若能再铸刀、麟庐七十以后所作，则愿足矣”。

1996年，弘征先生的第二本印谱《现代作家艺术家印集》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。这本印集，弘征先生为现代作家治印的有姚雪垠、张天翼、丁玲、蒋子龙、王蒙、李元洛等，为现代艺术家治印的有黎雄才、关山月、钱君匋、黄永玉、朱乃正等。洋洋洒洒近400方，尽显朱、白文的瑰丽多彩。

这本印集不但得到周谷城、刘海粟、费新我的题签、书额，还得到钱君匋、秦牧、楚图南、林散之、赖少其、吴丈蜀等名家的作序、题辞、题诗等。可以说，在当代印谱、印集中，规格之高无出其右者。



### 人物简介

弘征，曾任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，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，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。1955年，弘征毕业于株洲铁路机电学校。

南方的冬天虽说比北方来得晚，但连日的细雨伴着低温，真让人有些抵不住。

难得的周末，我和女儿大门不出，“葛优躺”式地坐在沙发上，双脚搭着电烤炉，盖上一层薄被子，追剧、刷手机、睡觉……白天晚上连轴转，搞得人头晕脑胀的。第二天，吃过中饭，我实在憋不住这种压抑感，走出了家门，透透气。

天色灰蒙蒙的，湘江边，枯草瘫软在河堤上，有的树枝光秃秃的。江面上没有一只船影，水面微澜，不时有一阵冷风迎面冲来，狠狠地刮向我的脸和脖子。风光带上行走的人儿三三两两。

不知不觉走到了江边的旧书摊。虽是湿冷的日子，可仍有来往的市民在旧书摊前驻足，翻看。这个旧书摊已经开了8年，据说是2011年初夏，几个书友相约湘江边，以书友会，铺上一块塑料布，压上几块砖头，就成了一个书摊。大概他们也未曾料到，书摊一下子吸引了许多爱书人的加入，规模不断扩大。如今，书摊已经从风光带木栈道的一头摆到了另一头，有200多米长，摊主也由原来的五六个增加到三四十个了。

现在旧书摊的木栈道比以前抬高了20多公分，买书挑书的不用深弯腰，顺手就可以拣到书，而且还可以就势坐在木栈道上，边翻看边歇息一下。旧书摊还安装了可以伸缩的雨篷，一来遮阳二来挡雨，甚是人性化。

我顺着木栈道，沿着一个又一个书摊看过去，有《曾国藩传》《中国古代科学家史话》的历史书籍，也有

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等四大名著，还有《复活》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等外国文学书，以及音乐、美术方面的专业书和小朋友喜欢的《父与子全集》漫画书等，品种繁多，新旧不一。

有的摊主握着暖手炉在招呼着，有的则围着书摊来回走动，时不时地弯腰摆弄一下摊位上的旧书。有的市民带着小孩蹲在摊位上翻看，有的则拿着旧书左瞧右看的与摊主讨价还价。

当然，书摊上摆放的不只是泛黄的旧书，还有木匠工具、铜钱铜壶等老物件，以及毛笔、砚台……

这里的摊主，数幸福爹爹最有名气。他今年76岁，从2002年起就开始在株洲卖旧书，每年到全国各地去淘旧书，黑龙江、四川、云南……哪里有书就去哪里寻。从小没读过什么书的幸福爹爹，不仅在卖书中脱了盲，还靠这行当赚钱供三个孩子读完大学。

如今不靠卖旧书营生的幸福爹爹，只要不下雨，仍然会推着三轮车到江边来卖书。“没有别的爱好，就爱书，就爱卖书。卖的是一种情怀，也是一种幸福。”戴着老式军帽，穿着军大衣的幸福爹爹笑眯眯地说道。

智能时代，数字化阅读盛行，实体店已处于一种生存困境，而湘江边的这个旧书摊，却似星星之火燃起，不经意间成为市民们忙碌工作之余的一份精神慰藉与食粮。

不知不觉天近黑，书摊上仿古灯柱的LED灯亮起，暖色灯光照耀下，旧书摊的这些书这些人好像镀上了一层好看的金光……

## 趣读《论语》

曾春

如果你看到诸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、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等等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，都是出自《论语》，就以《论语》是孔子板着脸孔说的一本正经，那就错了。记得曾看过杨绛先生的一篇闲文《我理解的孔子和他的弟子》，先生说“四书”中她最爱《论语》，因为最有趣。读来的确如此，我甚至认为可以把它当成张爱玲的《姑姑语录》来读。“觚不觚，觚哉，觚哉！”——很姑姑的口吻嘛，大道行简，一点都不需要咬文嚼字。

从开篇起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纷纷出场，子有、子舆、子夏、子贡……相传孔子的学生多达三千，他们和老师一起朝夕相处，难怪《论语》叙事描述如此生动活泼。其中有一个弟子子我，又叫宰我，阅读印象深刻，感觉这响亮的名字是孔子给喊出来的。《论语》公冶长篇第五记载“宰予昼寝，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圻也。”这大概就是著名的“朽木不可雕也”出处。可是，我认为《论语》中最有趣的片断，莫过于孔子和他这位弟子宰我之间的对话，在一千三好学生中，特立独行的宰我真的表现得另类打眼，他敢于挑战权威，甚至还质疑“周礼”：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！有时候问得老师哑口无言，不得不拼命按捺住内心的愤怒之火，让人忍不住窃笑。但是，骂归骂，一代名师还是胸怀宽广公道在心，资料显示，宰我被孔子许为“言语”科高材生，排名在著名的子贡之前，并列“孔门十哲”之一。

学而篇第一有这么一段对话，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诗云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，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！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这则大道理画面感可人，师生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，貌似老师端起酒杯，跟子贡碰了一下，欢乐说道：你小子举一反三领悟力强呀，说出了我想说还没说到的那层意思，咱们现在可以撇开思想和哲学，好好谈谈诗和远方了。

说到诗，孔子可真是大诗人，《论语》里就有他那句我们常常挂在嘴边感叹人生的名诗：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。他老人家不仅是个诗人，还是个诗评家呢。子罕篇第九说到他读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”这首古诗时，幽默点评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大概是说诗人喜欢惺惺作态。虽说如此，孔子对诗还是蛮推崇的，看阳货篇第十七，他老人家又在劝弟子们多研究诗，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

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可见，诗不仅美好，而且实用。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孔子，孔子可是不怎么给情面的。阳货篇第十七“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。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”。看到这里忍俊不禁，撒谎称病就算了，还要“取瑟而歌”大看嗓门告诉人家他是撒谎称病，简直太过份了，太可爱了。你就直接告诉人家不想见嘛，有什么不待见的人么？

读《论语》，还可以看到孔子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。乡党篇第十就有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食噉而啐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；色恶，不食；息恶，不食；失饪，不食；不时，不食；割不正，不食；不得其酱，不食。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；唯酒无量，不及乱；沽酒市脯不食；不撤姜食，不多食。”简直对饮食文化讲究到了极致，不知他家谁掌厨，难啊。喝的必须是自家酿的酒，买来的酒都不喝，估计其时市场假酒也多。尤其这“唯酒无量，不及乱”，厉害了我的爷！

爱徒颜渊死了，孔子连呼“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且哭之恸，“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”。令人唏嘘！大圣人也会有七情六欲，也有悲伤痛苦嚎啕大哭的时候，我们伤心的时候就不必强忍眼泪了吧，痛快哭一顿又如何。哭归哭，颜渊的父亲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替颜渊置棺，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槨，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”，可爱！拒绝的干脆在理，善良也得有底线有原则，不能纵容那些一味索取无度的行为。

都说孔子的中心思想是“仁”。何为“仁”呢，《论语》颜渊篇第十二“子曰：克己复礼为仁”就是曾被我们狠狠批判过的“克己复礼”，现在它在回来的路上了。更有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。”我们不仿再温习一下阳货篇第十七之“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‘割鸡焉用牛刀？’子曰：‘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易使也。’子曰：‘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’”这玩笑虽开得有点大，但很实用，有志者可以深入琢磨琢磨。

## 杜甫的冬至

柒斤

说到冬至，便想起杜甫的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”和“年年至日长为客，忽忽穷愁泥杀人”。

这四句诗分别出自于他的《小至》和《冬至》，创作时间仅隔一年，地点均在夔州（今四川奉节），但诗人表露的心境反差极大，可谓从希望到绝望。

按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所著《钱注杜诗》说法，《小至》是大历元年（766年），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茅屋漂泊到夔州后冬至前一天写的，全诗紧紧围绕冬至前后时令变化，叙事、写景、抒情，“事”、“景”、“感”三者烘托，情由景生，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，反映出诗人对人生和命运“春天”的渴望。

而一年后的冬至，尽管安史之乱已过去10年，杜甫却看不到“春天”。因年年“长为客”，故而“路迷”难归。透过《冬至》这首诗，杜甫不仅把晚年流浪生活的苦与愁刻画得淋漓尽致，更表达出对人生之路的迷茫和无所适从之感。尤其在诗最后的悲叹，堪称对人生和仕途的彻底绝望：“心折此时无一寸，路迷何处见三秦。”这两句诗竟真成为谶语，四年后的大历五年（770年）秋，59岁的杜甫买舟东下，流浪到荆楚，最后客死耒阳。有生之年，未能返回梦中呼唤了千万遍的首都长安。

杜甫缘何借“冬至”表达情感？实乃古人非常看重冬至这个节气：“阴极之至，阳气始生。”秦朝以冬至为岁首；汉代以冬至为“冬节”，官场举行声势浩大的“贺冬”仪式；而唐朝则把冬至视为重新开始的象征。由此，心怀远大政治抱负、仕途却屡屡挫折的杜甫或许也希望藉此带来命运的“阳气回升”和“春天来临”。

其实，杜甫围绕冬至一共写过5首七律，时令一致，创作时间、地点不同，内心的情绪大为不同。先天元年（712年）生于河南巩县的杜甫，一生精游诗坛，却悲游仕途、苦游生命。出生官宦人家，祖父杜审言进士及第，官至膳部员外郎、国子监主簿、修文馆直学士等，父亲杜闲也做过奉天令、朝议大夫、

可唐肃宗压根儿不待见杜甫，再上乾元二年华州及关中大旱，民不聊生，杜甫迫不得已辗转成都落脚，在时任东川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下，盖了茅屋栖身。广德二年（764年），严武再镇剑南，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，并聘请他担任秘书。这年冬至前后，杜甫创作了一首《至后》：“冬至至后日初长，远在剑南思洛阳……愁极本凭诗遣兴，诗成吟咏转凄凉。”远羁剑外的杜甫，触景伤情，借诗咏怀，抒发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。从遭兴到凄凉，诗意与失意，杜甫的思绪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切换。杜甫似有先见之明，第二年严武英年早逝，蜀中重又发生大乱，生活失去凭依的杜甫再一次逃离成都，携家流浪。

透过她的5首冬至诗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诚实、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杜甫，一位辗转挣扎于漂泊的人生和命运旅途的杜甫。而他从希望到绝望的“冬至态度”，何尝不是旧时代诸多正直文人的共同心声呢？

